



俩在斯特拉福这个繁忙拥挤的市镇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店铺。约翰·莎士比亚仕途的顶点是当选为市政委员会执行官，此后便官场失意，财政状况亦逐渐陷入危机，理想美梦最终幻灭。

莎士比亚的确在4月23日辞世，但严格细究的话，其诞辰有待商榷。斯特拉福镇的教区记事记载：威廉，约翰之子，1564年4月26日受洗。考虑到那时的婴儿出生后数周内会尽早接受洗礼，人们干脆把小威廉的生日也定在了宿命般的4月23日。

鉴于这一天还是英格兰的保护圣徒圣乔治的纪念日，威廉·莎士比亚的呱呱坠地又镶上了一层晃瞎眼的金边——民族之光，王者荣耀，请认准四月二十三！

青壮年时期的莎士比亚是幸运的，因为他生活在一个辉煌的年代。文艺复兴波澜壮阔的余绪影响了全欧，而“海王”亨利八世和他那终身未嫁、被誉为“童贞女王”的女儿治下，英国经济腾飞，思想开放，气运亨通。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时期（1558—1603）可分为前后两个阶

上图：新教画家小马库斯·海拉特（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）绘制的一幅“彩虹肖像”（The Rainbow Portrait），敬献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。

段：第一阶段是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前的30年，之后15年又是另一段。女王如同一只凶恶的老母鸡纹丝不动地蹲坐，孵育着她的国度与子民，促使英格兰愈发团结紧密，独立于欧洲大陆外恣意生长。冬季积起的雪堆悄悄消融，文化上优美的春天处处萌芽。克里斯托弗·马洛和埃德蒙·斯宾塞、莎士比亚及培根浸濡其间；一边是伦敦城污秽、野蛮的风俗，另一边是《帖木儿大帝》的瑰丽情节和《维纳斯和阿多尼斯》的绝美描绘……用这些东西作经纬线将编成怎样的精神织物呢？

以“伦敦漂”莎士比亚为男主的英剧《新贵》告诉观众，上至天潢贵胄，下至贩夫走卒，当年最主要的消遣娱乐活动之一就是看戏，而最便宜的剧院站票仅需1便士。

“票房”（Box Office）一词恰恰来自这个时代——在剧院入口处设置专门收取1便士门票的陶罐，陶罐在后台被砸碎，硬币被收在一个大钱箱里，箱子则被锁进密室。剧中，莎士比亚的同行、戏剧批评家暨“大学才子派”诗人罗伯特·格林嘲讽莎士比亚“家族里都是寒酸贫穷的乡下人”“我怀疑你这辈子都没和有身份有学识的人共进晚餐过”，和历史上格林的真实态度彼此呼应：他把莎士比亚比喻成“暴发户似的乌鸦”（《新贵》原名“Upstart Crow”即套用了这个梗），影射莎士比亚像乌鸦一样盗窃别人的羽毛装点自己，控诉莎士比亚“用演员的皮，包藏虎狼的心”。

关于莎士比亚是否有“影子写手”的争论，差不多持续至今。与莎士比亚同时期的马洛，因其宽裕的家境、曾在剑桥求学并在伦敦结